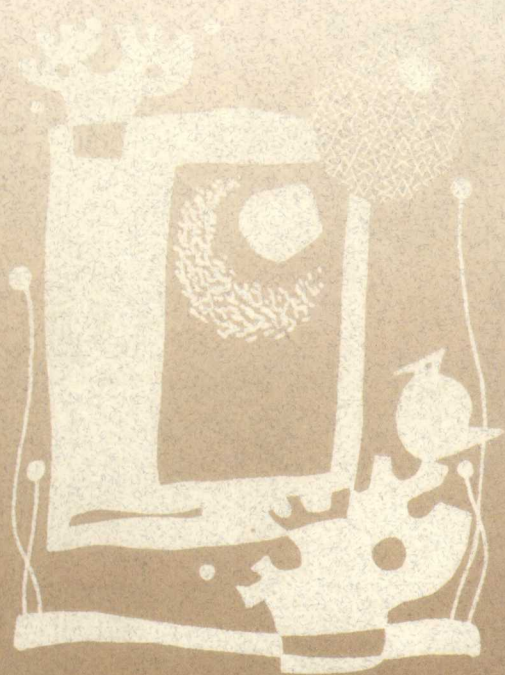


自己的一张桌

王 绯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学者评论家近作文丛



自己的一张床

——致自己的一封信——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I 206.2
23

P

学者评论家近作文丛

自己的一张桌

——二十世纪末中国当代女小说家典范论
王 绯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学者评论家近作文丛

自己的一张桌

王 绯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河北天鹿印刷事务所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5.25 印张 362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定价:23.00 元

ISBN 7-5434-3235-8/I·406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女性的都市小说书写典范： 王安忆的理性与情悟	11
创造性误解与女作家 自我	13
都市精髓与作家理性	23
情悟：都市与政治	32
流动：都市的放逐与 接纳	47
诱惑：都市的浸淫与 吞噬	64
第二章 女性的文化内省小说书写 典范：铁凝的勘测与 进攻力	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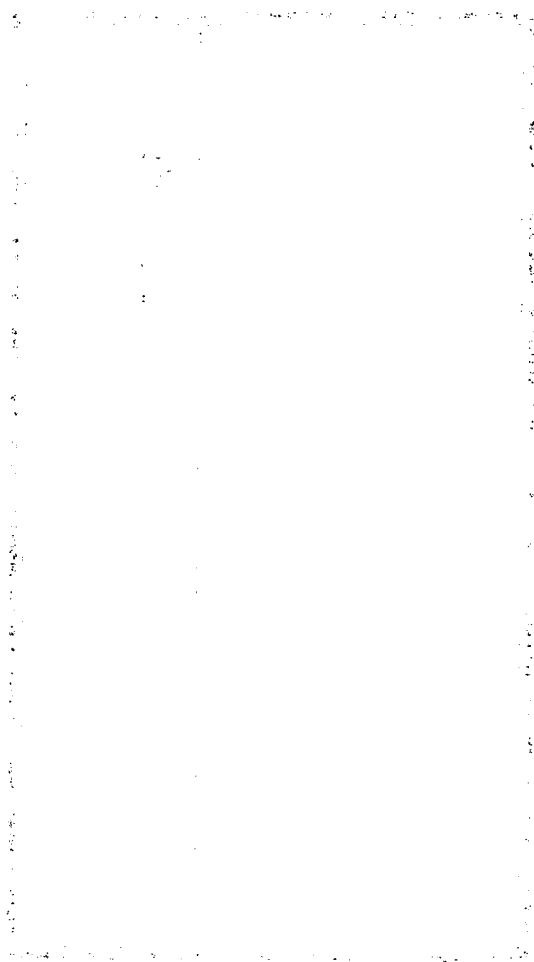
	女性的文化内省	75
	反文化：女性生命的 扭曲	81
	轮回：女性与权力内省	98
	窥探：女性文化处境 之忧	113
	残缺：文化退化与文 化进步	125
第三章	女性乡恋小说书写典范： 迟子建的冻土情结与 生命小调	137
	思考与澄清：女性意识？	140
	乡土亲情与增益之美 ...	151
	经验流亡与时空	161
	情感直觉与女人故事 ...	179
	警惕模式	192
第四章	女性的新罗曼司小说书写 典范：张欣的粉碎与 执守	195
	新罗曼司小说与都市 女性	197

	零结尾：粉碎黄金梦	
		209
	权力迁移：粉碎男性	
	神话	221
	尴尬人生：粉碎神圣感	
		226
	以执守拾起浪漫	232
第五章	女性的“超性别”小说	
	书写典范：方方的超	
	越与品位	247
	文人品位与超性别	
	意识	249
	文化逼真	256
	超性别姿态游戏	268
	女性隐含作者	279
	为女性写作	282
第六章	现代新女性主义小说书写	
	典范：蒋子丹的寓言	
	诡计与象征游戏	285
	女性主义与文学	287
	独立宣告：一个人的	
	时候	301

	爱情相声：死亡游戏与 艳遇	308
	弑父寓言：文学诡计与 象征	318
	经历献祭：半魔幻游戏	325
第七章	女性“私人化”小说书写 典范：陈染的叛逆与逃遁	343
	女性文学书写与商品 市场考察	345
	一个逆女	360
	少女情结：阴影下—— 恋父与弑父	369
	女人之恋：生命痴迷与 对象虚空	382
	寡妇情结：同性恋与另 一种阴影	389
	生命之累：无处告别与 逃遁及私小说	401
	追问陈染	411
第八章	女性的“平民化”小说 书写典范：池莉的存在	

仿真与人生故事	415
私人化与平民化：一种 文学批评的错位引 起的话题	417
平民化与存在仿真	426
生存之悟：不屈不挠 的活	434
解构：“爱情”词典 ...	445
共谋：复制历史情味	455
别一种逃离	468
后记	476

引言



自己的一张桌

——二十世纪末中国当代女小说家典范论

蓦然间，二十一世纪的逼进已屈指可数。似乎：昨天、今天和明天，已将其间十分漫长的岁月一下子收拢紧握，只要稍稍张开手，便可以实实在在地抓住下一个百年。

站在这世纪的交口，用自己的双眼重新打量二十世纪末中国女小说家的身影，感到无论是回首还是展望，都显得轻而易举。世纪之交正是以它的近在咫尺，以它特有的实在，提示我远离对其中文学把握和预测的空谈。我知道，在这里，在这样的时候，文学批评所需要的并不是“空对空导弹”虚张声势的狂轰滥炸，或者是“空手道”煞有介事的炫耀表演，也难以承受任何一种太过抽象太过空洞太过中心和华而不实的命名。对于我们，本世纪末：一个难以命名也根本不需要命名的文学时代，可以做

的恐怕只能是去用心修筑踏进明天的台阶。下个世纪的文学将踩着这实实在在的台阶走过去，并且凭着这台阶切实地感受和确认作为今天和昨天的历史。

我的这本书，就是朝着这台阶而去。

虽说在文学这一小角人生风景里，免不了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也常是热闹闹，白菜豆腐一锅烩，把“豆包儿”当“干粮”，成者拿着干粮当豆包儿的事也屡见不鲜，但我还是希望通过我精心的选择（我非常赞同那句话：批评是一种选择），经过我用心的修筑，使那些有资格作为二十世纪末中国女小说家典范的朋友，为明天所认识，为文学史所记忆。在我的这一本书里，她们是：王安忆、铁凝、迟子建、张欣、方方、蒋子丹、陈染和池莉。在我的下一本书里，她们将是另外一些人。我想说的是，因为年龄的接近，她们都是我很喜欢的作家，无论阅读她们，还是破译（阐释）她们，对于我都是一种享受，我不能不为此献出我的全部真诚。

我为这本书起的名字是：《自己的一张桌》。

可是，这张桌，并不在我的办公室或小小的工作间里（说到这里，我得庆幸自己所从事的是不必天天坐班的职业）——在我封尘的记忆里，置放在那儿的永远是一只老旧的小桌，它或许还是一段象征曾经被悬置起来或使人的身份与尊严受挫的碎梦，只不过随着时光的滑行早已在上面落满尘灰；这张桌，也不仅仅是安放在自家居室里的那只乳白色的书桌——虽然在处处与家人共享的生存空间里，只有这只几乎被电脑和打印机占满的木桌属于我一个人，但是，坐在它面前我却可以任情懒惰，任意打游戏，也可以绕过文学

（批评）做其他愿意做的有意义的事。我从来不认为我是一个痴情到要把自己全然嫁给文学（批评）或学术的人，正因为如此，在我要为文学修筑这级台阶的时候，很清楚：这张桌，只有摆放在自己的心里，才能算作“自己的一张桌”。只有坐在自己心里的这张桌面前，我才永远不会懒惰，不想游戏，一心默默而忘记疲倦地向一个不知叫什么的地方或东西交付自己。

坐在“自己的一张桌”前，首先让我意识到的，是必须学会重新表达自己。我得为这一次的修筑寻找到一种最适当的方式，最便捷的路径。那该是一条全新的我从未走过的路？确实，我在写论文的各种规则中已经行走得很久了，还记得一个搞学术的兄长在和我说话时称“咱们这种写论文出身的人”。有十几年了吧。在“论文”严格规范的拘禁中那许多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的操练，越来越让我深切感到要走出它的必要和重要，否则，我将无法进入一个新的层次完全而彻底地交付出自己。

就这样，鬼使神差地走进了“对话体”。没想到的是，这种曾经为色诺芬为柏拉图那样的西方哲人用透了的文体形式，竟使我在接触到它的瞬间就不由自主地掉进去，于是，在日复一日对着电脑的屏幕自言自语中，感受着一种从未有过的自由，淋漓，酣畅和舒服。我甚至不敢相信，写作于我，就真的变成了一种难得的享受了？沉浸其中的那种感觉，真好。

事实上，这样的对话只是一种“仿对话”或“拟对话”。同我对话的好友阿菁，学友晓星，画家华威，记者周以及老Q等等，都不过是模拟的对话偶像，她（他）们只真正地存

活在我电脑的屏幕上。然而，在我的内心里，这其中的任何一位都真实地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熟悉而亲切。我其实是在用我的思想，我的心，去拥抱去感受她（他）们从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向我发来的信息符号。然后，我开始重述，复述出我曾经在阅读时，在思考中，在会议上，在聚会里……同自己，同许多朋友与同行所做的各种各样的文学对话和思想交流，所以，阿菁、晓星、华威、周还有老 Q，也是我，也是同我进行过文学交流和对话的许多真实的人。这使我对着电脑的自言自语成为一种十分真切的女思想和友谊的重塑，使我虽长久地独自守着“自己的一张桌”，却从未感到过孤单和寂寞。

当然并不止这些，重要的还在下面。

坦率说，有不短的时间了，我开始厌倦我曾经执著非常的那些批评或评论文字。一味着眼于破译或阐释一个有评论价值的作家，以及由感而发地零散抛出或宏观或微观或宏微混杂的“批评者语”，已经难以让我满意和满足。我希望自己能做到的是：在面对具体批评对象的时候，保持一种敏锐的艺术感悟，从而获致理性表达的灵动；与此同时，亦能穿过具体的批评对象，拥有一种理论意义的开拓和学术背景上的厚重。我知道，这也许是终其一生都难以尽致的目标，但我应该努力。我想，这一次对话体形式的采用之所以让我产生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也许就在于它使我在对具有不同典范意义的女小说家的破译或阐释中，最大可能地接近了这一目的地。我几乎是比较轻松地就跃出了论文周密严谨的格局，摆脱了以往无论如何也突破不了的某些内在逻辑的约制，或以

某个小节的灵活设置，或以某个提问的及时切入，自如地把思想的触角伸进纯理论或学术的背景里，在那里经营我所向往的开拓，实践我所指望的厚重。我不敢说我做得很像样，可是我确实感到在理论和学术建设的层面上——比如，关于女性意识与文学，女性主义与文学，商品市场与女性写作，等等，等等——我可以尽最大可能交付出自己。我也不敢有太大的奢望，只期待着倾心于理论特别是“女性与文学”理论的朋友，略过我书中其他的内容，在这一层面上能集中看到自己所关心或感兴趣的东西。我还希望这一部分的内容，能为关于女性的文学理论和学术建设修筑出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级台阶。

我不想隐讳，我对宏观上那种仿佛海市蜃楼般的指点江山和激扬文字一向缺少兴趣，更不具有天赋。我固执地相信，一个好的文学批评家，应有很强的作品辨别力和分析力，如果他（她）压根儿就没有耐性（或没有能力）真正切入作品，从中提取出真藏，或者仅仅是貌似贴近本文，却并不能把握住实在的蕴纳，即使自己好意思口若悬河和招摇过市，也不过是空耍花枪而已，在批评领域充任的仿佛是“杂耍儿”的角色。我总是想，我应该远离这样的角色。我不知道自己在剖析二十世纪末中国女小说家典范的时候，是不是让人看到了我所崇尚的那种真评论或真批评，但是我努力去做了。对我而言，这一部分或许是最能发挥我长处的部分，我非常想在“女性与阅读期待”的方向上向读者交付出更多的东西，所以，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又悄悄埋下了这样的心愿：如果有一个，只是奔着这其中作家作品的鉴赏与分析而去，我

就足够了。

最后，我还想说的是，对话体让我感受到的那种舒服，是一种能使自己在写作状态中完全洒开的舒展，是能够向着更多的人把思想放飞出去的舒畅。在这里，我不必像以往那样因为论文字数的局限，不得不对作品的情节与内容做最为有效的简括，也不必为了留下更多的空间容纳理性，而不惜伤筋动骨把作品最精彩的段落略去，再经过“形而上”的处理把它们变得索然无味。我当然知道，评论绝对是要靠理性的力量取胜的，可是，正因为我们太看重太强调这一点，而把自己的文字变成只有圈子里的一小撮人才看得懂，或者只有读过作品以及那些专门家才能产生兴趣的东西。虽然从没有指望过为人众所阅读，但是我却不能不思考如何让自己的批评文字不那么顽固地“小众之小众”下去，我希望能有多一点的人喜欢读或读得懂自己。因而，不止一次地生出过这样的痴心妄想：使人不必读作品就能喜欢我的评论，读了我的评论便也就多少补偿了没有读作品的遗憾，甚至可以不再亲临作品。我自知，这样的追求几乎是不可企及的。因为：文学毕竟是一种在想像中完成的语言艺术，而文学批评处在想像与哲学之间的性质，使它永远居于一种十分难受的位置。所剩的也只有默默的努力与期望了——但愿没有读过作品的文学爱好者，能从我顺乎评论展开的需要尽可能不伤筋动骨地对原作精髓的出示中，切实感受到诸位女小说家的才华与智慧，目睹和领略作品的精彩与魅力；也但愿我的评论文字能使这些朋友经过理性力量的提升，在艺术欣赏中获得些什么。这样的期望，使我在写作的时候好像看到了许多双向我张开